

集部

元文類卷十二

元 蘇天爵 編

制

高麗國王封贈祖父母制　王構

洪惟我祖天錫勇智正萬邦乃眷爾家世篤忠貞有成績蓋本深而末茂其德厚者流光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王征東行尚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王璋之祖故高麗王王植祇訓向方飭躬迪吉

佩服儒雅奮勵材猷初父命之親承以土宜而入貢會
桓肅西巡於川徼而世皇南撫於江壖亟期行李之通
寧恤歲華之易途屯以永內訌仍遘於家艱號涣其申
還納旋膺於晝接中統之風雲載起三韓之疆宇重臨
從容必中於事機造次弗忘於禮憲首遣明廷之質有
來家嗣之良竉降展親示渥特殊於他姓服勤尊主輸誠
益拱於中天不諟是征屢為先眞奉朝斯謹罔失常期
孫繼尚於皇姬國允資於碩輔有為有守昔戡濟之功

多言盛言恭茲弼諧之望著盍旌舊哲庸賁嘉稱大師
維垣爵以馭其貴君子如祉制以象其賢庶幾往訓之
遵亦曰徽彝之舉於戲匪報也永為好也恩隨鸞檢以
疊疏惟有之是以似之系與鴨江而並遠可贈端誠奉
化保慶亮節康濟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
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忠敬
昭令德於前人爵已隆於三世受介福於王母恩特侈
於再傳具官高麗國王王璋祖母金氏淑慎其儀柔嘉

維則東藩作儷北闕聯姻不墜替圭功有武公之父子親承盥饋禮如王氏之舅姑一則彰夙夜之勤一則示閨門之肅嗣為貴壻況有賢孫諄襲請疏之來聞赫奕徽奐之並舉鳳綍鸞檢翟茀魚軒於戲重莫重於傳家有懿含飴之訓榮莫榮於錫號往歆加襚之章可追封高麗王妃

趙與芮降封平原郡公制　王構

我國家法天立統稽古象賢武定方維暨聲猷之益廣

恩加降附宜寵數之熏隆逌睠耆英其敷制冊趙與芮
身端而行治識遠而量夷曩在南邦屬為近戚儼若典
型之舊巋然位望之尊阻鄰好以弗修知天心之厭楚
棄官榮而高蹈偉王子之去殷幾年退處於鄉閭庚事
靡聞於朝著執吾信使惟彼權姦爰興問罪之師用慰
徯蘇之望江左之連城不守始奉表以請降浙東之遺
老雖存亦挈族而來覲然制有上下等威之別而情無
親踈遠近之殊分土惟三爵已崇於而主降級以兩名

末正於爾躬是用晉以文階賁之華綬天秩亞上公之貴月卿躋太府之班於戲辨宗伯之九儀王者所以示綏懷之禮兼洪範之五福人臣所以全安養之榮茂對寵光往堅素履可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大司農平原郡公

丞相阿爾哈雅贈謚制　　王　構

朕惟不世之賢膺不世之遇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方一統之宏開有六師之分董鄂漢順流而下勢甚建瓴

荆湖堅壁者多事猶掣肘儻弗資其雄略其何奠於遐方故光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相阿爾哈雅端懿而疏通聰明而果鋭禁廷久侍簡眷良深朝政參知弼諧有賴遭逢明時建長策機決於十年之先殄餘孽芟羣凶威行於萬里之外下江陵以為之根本破長沙以潰其腹心外梗咸除率虎旅平吞於桂海降旗隨竪故龍驤直抵於錢塘猗惟徽衮之加焕若雲章之諭錫賚榮多於貴近勞還位亞於侯王忠於國惠於民靡不用其

至也報爾功崇爾德孰能與于此哉雖當年左揆之特
升顧今日彛章之未舉佇遂圖形之制彌深撫髀之思爵
首冠於臺司封乃疏於舊國曰武以旌其戰伐曰定以
著其和平名則易之期百千世禮之同者惟一二臣於
戲周宋為鐔石城為鋒朕仰繼皇王之大武黄河如帶
泰山如礪卿允為宗社之元勲尚冀英靈永言歆格可
特贈佐平南紀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
追封楚國公謚武定

丞相達爾罕贈謚制　　王構

予欲宣力四方所賴人才之叶助天不慭遺一老其何治化之成能故中書右丞相哈喇哈遜達爾罕嶽瀆英靈乾坤間氣執德弘而信道篤褆身正而格物深判宗寺燕示恩威奠藩封於磐石之固坐朝堂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位不以內外為重輕事不以險夷為去就擴神明之蘊有窒皆通推惻隱之心靡究不釋惟獎善疾邪之太甚故積憂成恙以相仍言仁義如魏

文貞寧恤儉徒之巧沮佩安危若韓忠獻詎容神器之他攘刃游於抵大卻之餘器别於遇盤根之際離網未綴一誠堅抗羣囂泰運重開百慮竟如素筴顧嗣基之伊始其佐命者惟卿載纘武功上膺邊瑣駟介不煩於屢駕衮衣佇俟於來歸云胡馳訃之聞遽爾輟朝之慟雖卿之所守匪生而存匪死而亡然政有或疑奚究而問奚取而決詢之輿議揆以舊章𡚒王超異姓之封顯秩冠上公之貴治典教典並以褒崇東平廣平因得專

美嗚呼國家之講制度一二臣式克似之天理之在人心百千世不能易也永言孚格以啓方来可贈推誠履正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獻

平章史弼封鄂國公制　　王構

嗣德罔不在初奥惟章之具舉舊人丕克遠省疇偉績之特書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事史弼器愽而用周志剛而行敏早縣禁禦出摠

戎行英明兼本乎天資方略悉合於古法視長江如履平地居然獲跳盪之功撫疲黎猶保稚嬰允矣著綏懷之效始自淮襄之百戰迄於嶺海之同風顧宣力之獨多其推誠則弗替終始三朝之眷賜環屢壓於宸班優游六藝之文緩帶雅稱於儒將是宜賁之華綬衍以真封以酬既往之勞以示維新之渥於戲功臣圖象秩盍冠於褒公元老壯猷忠尚資於方叔益圖報稱祗服訓言可特加銀青榮禄大夫封鄂國公

翰林承旨姚樞贈謚制

王構

昔有先正蚤事聖皇惟夙夜單厥心而終始典於學如伯益之贊夏禹暨尹躬之佐成湯行乎仁義之途任其社稷之重計於廟堂之上明夫事幾之先葢精神志意之相孚故啓沃都俞之靡間制難拘於一例恩特侈於屢書故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詳定禮儀使贈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姚樞以淵識弘謨為國著蔡以清槩素檢為時楷儀曉萬事安畀同式羣工壹統略周旋必

禮温温惟德之恭敷納以言蹇蹇匪躬之故止殺允符於宸慮宣澤丕應乎天工以故終和且平近者親逺者附不賞而勸大臣法小臣廉國家之表裏可觀風俗之樞機隨轉績已成而弗有身愈退而彌尊顧當時者壽其誰歟致今日隆平者公也正事正言正道親傳文祖之燕謀有功有德有能首被先朝之鴻訓肆朕纘承之始於公簡在之深愧序延登衣仍衮黼崇陰未徙祚迺寵褒因謚以正其名崇章以介其祉於戲得天下賢才

斯足矣方圖政化之新有朝廷大議則就之慨想儀刑之舊往欽玆命以永其傳可加贈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仍謚文獻

翰林承旨姚燧父楨贈官制　王構

朕尊祖敬宗升崇嚴謚推恩錫類孚告朝廷鴻文鉅冊之參修縟典彞儀之詢考叶成熙事允賴耆儒迹先德之緜來壼惠術之同衍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姚燧父楨名門甲姓偉望通才初與長公

骿芳於西洛繼為膚使持節於南壖以拯濟生靈為心
以拔揚茂異為任茇艱危而靡恤期德澤之丕揚所全
活者幾千人若昔鄧公之河役其往依者五百室非惟
李氏之義門奚我生之弗辰竟以死而勤事風雨憂時
之略有鬱於中留畜名世之規以貽於後滙之深流之
濬培之厚發之弘嚴潔雄深文獨高於衆作光明正大
學載侈於宗傳況密旨之親承時洪謨之叶賛成吾孝
治緊爾義方既因其親以及人之親故尊所教俾掌邦

之教而先兄後弟繼文以忠以章節惠之文以示遺經之報於戲貞風千古歸然不廢魯靈光大史一家嗣者無慚漢司馬永言介止式克歆兹可贈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魯國公謚忠獻

留守段貞贈謚制　　王構

蕭司留務漢高旌端本之規舊作共工虞舜廸有邦之訓昔聖皇之在御稽往古以建官惟時亮工朕其疏渥通奉大夫大都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

大都屯田事大都留守兼少府監段國幹故父銀青光禄大夫司徒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大都屯田事提調六都留守司少府監事貞際亨隆之運效乃所長襲通敏之休善於其職端莊恪慎周密疏通心休休焉如有容器渾渾兮靡可限卜澗瀍食惟洛議首定於遷都象天漢揆之功勲屢書於考室應叢機則曲當奮奇略以無前審勢度材六司之事畢矣攻金刮玉一器而工聚焉歷華貫凡十七階翼皇基於億萬載慨

生存之莫復宜褒謚之兼崇以衍封腴以疇勳濟於戲
紫微丹闕非徒示壯麗之威鯁論直言無復見典刑之
舊尚其英爽式克欽承可特贈效忠宣力功臣太傅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國公謚武定

播州楊邦憲贈謚制　　　　王構

朕惟牂牁重鎮介巴渝之間世世其守者曰楊氏自唐涉
宋代不乏人嚮者邦憲審於去就挈版圖内附世祖皇
帝實寵嘉之逮朕纂服嗣子漢英率先羣牧述職來庭以

父歿未謚乞褒贈夫爵以馭其貴謚以成其美治古之道也况先朝屏翰之臣邈在一方而能綏輯其民不失常業餉兵增戍屢效忠勤如邦憲者不以易名可乎於戲據德論功惟彝章之具舉有子承考尚奕世之彌光可贈某官謚敏惠

平章廉希憲贈謚制　元明善

惟我世祖皇帝肇自藩服受鉞專征天賚良弼為之左右一家四海傳次在予名爵之崇顧斯實靳故榮禄大

夫中書平章政事贈清忠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廉希憲清忠粹德文武元臣蚤以門閥之賢入膺寄託之重非詩書不陳於上前非仁義不行於天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己西靖秦蜀東橅青齊北清遼碣南鎮荆湖在中書者曾幾何年而能立大法銷大患進大儒摧大姦恥身弗及伊周恥君未邁堯舜言昔賢之所難為人臣之不敢疑然三代之佐蓋將師表百世者矣天不憖遺哲人先萎雖諸子列官省臺

於朕心猶懷舊德是用進以極官加之上爵於戲表賢能所以尊朝廷也假名器所以報忠貞也稽若王章得兹二美凜乎生氣天地猶存服此殊榮尚開爾後可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仍謚文正

參政商挺贈謚制　元明善

若稽世祖聖神廣運徵聘英賢疆理天下時則有若正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商挺以王佐之才濟經世之學

越自侯服召列潛藩迨臨寶祚蔚爲謀臣四鎮秦蜀而銷急變靖大亂武文迭效再入中書樞密而弘帝業固邦本啓沃寀深凡中統名臣率備飾終之典矧爾斷國十有七謨遺勑在耳朕曷敢私是用製勳號定美謚躋之極官胙之吉壤於戲道積於躬君子之美利也賞延于世帝王之大賚也服茲丕顯休命爾後人與有榮耀焉可贈推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定

樞密趙良弼贈謚制

元明善

昔聖祖歸自武昌啓皇元始於中統天人胥賛宗戚叶從無何僭逆之餘輒作陸梁之態誰其將指先二使以遄征事則從權果羣凶之畢殄興言及此軫念久之貲善大夫陜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訓父僉書樞密院事良弼才周庶務而洞察其幾學貫三才而不滯於用既輸誠于佐陜亦盡瘁于行東撤蓬戊之藩籬淨纖氛於雲棧易卉裳而冠帶渺一介于滄溟凡危衝和

照之突來必大義純誠而自處故平生之偉績恒簡在
於宸衷宥密八年險夷一致謙謙素履具見於典型婉
婉良籌每資於匡翼賜第之留未久引年之請彌堅雖
房喬不忘秦府之遊而李泌雅志嵩陽之隱在今日孰
堪倚重顧舊臣寧復如卿特示褒崇盍由異渥於戲廸
世以章平之訓有蔚其華疏封於趙魏之才所憑者厚
朕將示勸卿其敬承可特贈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
三司追封韓國公謚文正

平章董士選贈三代制　　元明善

大裒無文可用致饗良玉縕璞孰窺至珍緬懷遺逸之民邁種渾圓之徳克昌厥後不在其身榮禄大夫陜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董士選曽祖父昕猷畆怡愉里閭退讓開田種木深期蔽日之輪囷如山出雲莫測爲霖之變化子能擇主孫亦象賢一門萬石之家聲四世五公之譜牒於戲慎終追逺分茅宣曽矩之光崇徳報功推本叶孫枝之願亶兹異渥寵爾營魂可特贈光

禄大夫大司徒追封趙國公謚宣懿

駿命握乾誕啓中天之運豹韜宣武叶成上國之光想
風雲之會非常慨日月之流如駛爰加顯號以慰忠臣
具官董士選祖父贈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壽國公謚忠烈俊被褐潛珍棄書學劍
戎馬折衝之末愁志已出塵雲龍胥會之有開身先
就日獨立中山於鯱砣之際兩復眞定於敓攘之間釋
兵為農所活者衆延師教子其訓益深馬革裹尸實可

憫生前之語虎頭食肉終有期沒後之榮德之厚者嗣必昌功之著者禮必報肆朕嗣服念爾疇庸斯廣崇封式彰異數於戲修祖廟陳宗器在予君臣之交孚光王室迪天休惟爾子孫之無斁精爽不昧寵渥其承可加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依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趙國公仍謚忠烈

君臣相資莫喻同心之美忠孝兩立斯為佐命之殊謂竹帛曷能以旣其勳絕坐席猶足以優其禮惟祖有訓

非朕敢私具官董士選父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僉書樞
密院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謚忠獻文炳正大
剛方明允篤實起家試邑棄官羞墨綬之卑杖策從軍
絶食望翠華之遠刑輕典以安反側釋降人以靖流離
白日揮戈埤垸益張其羽翼長風破浪蒙衝直擣其腹
心政在養民市不易肆辟國可方於姬奭活人何減于
曹彬嶺嶠宣威南人不復反矣塞庭請討周公方且膺
之恂恂持儒者之風諤諤挺大臣之節靖念丕圖之建

罙深喬木之思格於皇天雖儼若帝庭之陟降溯其大號必有加玄宅之褒崇錫以嘉名胙之列國掌武襲建牙之舊開司增立戟之榮九原如生終古永譽於戲英才間出足為邦家之立基盛德無瑕宜爾子孫之逢吉載頒明制尚慰靈䰟可加贈宣忠開濟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仍謚忠獻

中丞于璋贈謚制　　元明善

善人天地之紀德莫有加君子邦家之基没猶不朽睠

懷遺直追錫殊封故資德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
丞于璋志藴忠貞運逢熙洽慶雲甘露氣和而動植自
宜威鳳祥麟瑞應而猛鷙咸伏結深知於世祖參大政
於武皇澄清每振於憲網動静允維於國體逮朕嗣服
召卿來廷賜以繡衣執法應仲端之象專茲白簡行軺
寛南顧之憂遽何馳訃之聞盍有崇褒之渥於戲劉寛
長厚允宜居骨鯁之司胡廣中庸謂當久臺閣之任事
乖往古恩慰九原咨爾營魂服我休命可贈推誠肅政

功臣光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文簡

中丞崔彧贈謚制　　　　　　張士觀

獻可替否治獲佐於明時崇德報功禮宜加於邺典故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崔彧山川間氣簪紱名家俾司綿蕝之儀繼彼瀛洲之選靡繇一介之助自結九重之知遂擢置於秋卿俄紀綱於柏寺奏請宮嬪之議罷征日本之師章疏可方之古人搢紳無出其右者擅生殺之柄忍容義甫之姦抑聚斂之臣

力止延齡之相兩過文昌之府嘗僉宥密之司於琴瑟更張之初賛匕鬯主器之決屬元貞方大有為之日適

先帝重中執法之官視左右何以易趙堯在朝廷何可無汲黯薦耆儒而備顧問崇名教以涣絲綸活人命於頃刻之間回天威於雷霆之下以去留繫憲臺之輕重辨邪正公天下之是非凡可以尊主而庇民曾不避犯顏而直諫慨話言之尚在想風采之如存永孚于休以昌厥後可贈推誠履正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追封

鄭國公謚忠肅

平章李庭贈謚制　張士觀

混一之期有開於眞主懷攘之寄允賴於忠臣其器博則用迺周其才全則效斯著顧奏捷獨多於羣帥而疇庸豈限于彜章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事兼後衛親軍都指揮使李庭宣力襄樊振威嶺海甫師干之歷試俄斧鉞之升崇劍敵萬人縱横制變衝當一面出入如神納之牛腹而獲生載賈登

陴之勇蔽以馬韉而捷鶩疇爭執訊之能其鞱鈐動合於昔賢故聲烈特聞於今日至於扈聖祖東降僭逆所向無前翼先朝西奠遐陬其猶克壯決策於未然而策無遺者審幾之先見而幾則灼然緬懷熊豹之姿忍聽鼓鼙之奏生也加封之不逮名焉節惠以為宜於戲黼冕桓圭昭其文昭其度玉符麟節傳之子傳之孫精爽如存寵光無斁可特贈推忠翊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益國公謚武毅

丞相布琳濟達封河南王制　　程鉅夫

撫帝業之艱難爰思將帥啓功臣之盟誓宜及子孫咨爾在廷聽予作誥開府儀同三司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布琳濟達智明識遠心廣氣和勲名克篤於前人藩翰久勤於外服昔將平於内難朕大投艱方深計於中途卿獨決進志存弼亮身佩安危所謂社稷之臣盍享尊榮之報乃復煩於機務非示寵於忠良是用命汝襲諸侯王以長守於富貴歸丞相印以自養於

壽齡既不遠於京師可以時而朝覲允資重望坐鎮一方於戲表河之南念茲乃祖乃父為國之屏敬哉有土有民永建厥家毋棄朕命

高麗國王昛加恩制

張士觀

咨爾高麗國王王昛秉心直諒賦質貞純早克嗣於先猷久服勞於王室身惟國壻寅居賔日之方男即皇甥復預乘龍之選築館荷兩朝之眷分茅襲百祀之傳肆升右揆之階光膺上台之象茲荐頒於寵數其益勵於

忠勤勤惟一德之懷居必正人是與祖宗世稱漢藩輔保樂土於三韓父子並為周司徒播清風於萬古可特加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尚服渥命以介福祺

安南國王陳益稷加恩制　　程鉅夫

委質歸朝既去逆而效順以爵馭貴宜崇德而報功誕播明綸用孚衆聽銀青榮禄大夫安南國王遥授湖廣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陳益稷知畏天者事大期保境以安民慕帝王之有真見幾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來以忠孝之誠而受知世皇蒙天地之德而賜封故國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弔民終焉帝舜之誕敷班師振旅彼迷不復爾守彌堅拯溺救焚從王師凡一再舉適館受餐留湖右幾三十年身歷事於四朝志不渝於初節肆朕即祚亟其來庭是用加新秩以示恩仍舊封而授職於戲內寧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悅遠

來爾益拱辰星之北對揚休命永肩一心可加金紫光
禄大夫安南國王依前遥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

平章張珪封蔡國公制　　吳澂

天地之間有正人國家恃以為元氣卿之忠藎朕所眷
知比因疾以祈閒爰加恩而優老榮禄大夫中書平章
政事張珪彛常世閥廊廟宗工早總戎旃已作禮樂詩
書之帥晚司化軸遂稱文學政事之臣左右六朝出入

三府險夷不易其守鯁亮以如其初太清惟薄食之昏
前期致沐浴之請越於新服嘉乃舊勲諤諤之節詎肯
詭隨侃侃而言頗多裨益黯雖謁告棐尚勉留俾辭鞅
掌之勞專罄格心之學緬惟先正嘗平金壘以立功宜
得後昆復就蔡封而襲爵所謂故國庸建上公思竭爾
忱廣敷陳於經幄欽承時命永翊賛於皇猷可封蔡國
公提調經筵事

許衡妻敬氏封魏國夫人制　　鄧文原

魯國有真儒實弘宣於道統周南得淑女必肇正於人倫肆予社稷之臣夙有閨門之化爰旌令則特示崇褒具官許衡妻敬氏性靜以貞行恭而順自職居主饋孝克奉於旨甘逮貴被展衣儉猶親於澣濯惟我宗工盡贊襄之道由爾内助秉柔正之儀雖善慶之報方來而哀榮之典未稱庸視茅封而進秩式頒芝檢以疏恩於戲夫婦相敬如賓亦既追榮於偕老公侯必復其始尚其啟迪於後人

丞相拜珠贈謚制　　袁桷

八柱承天棟橈萌於巨構六龍御日輻説𠟗於中街愍死難以成仁敌生榮而錫命故中書右丞相拜珠鼎彛王社閥閱相門自結主知應雲龍之異遇獨持國是炳著蔡之先幾陳於上者不足言見於事者為可則斥聚斂之臣以靖四表誅黷貨之徒以正庶官庫無餘財拔葵之訓靡替門絶私謁懸衡之鑒益公天下望其治平朝廷以之模楷然盡言招過憸謀愈深選賢與能姧黨

滋懼變成肘腋禍起股肱山嶽動揺日月昏蔽雖元兇正罸足明朕心在貞恵易名姑慰卿意分茅故壤增爵維垣噫未明入朝竟墮承宗之計盛服假寐孰爲鉏麑之賢念此盡傷恩斯優渥可贈清忠一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獻

平章布呼密贈謚制　盧亘

朕凝命穆清式觀天造將啓靖邦之嘉運必生名世之大賢挺出類拔萃之資行尊主庇民之學使之君臣同

德夙夜盡心協賛璣衡融景化於瞬息之頃深謀廊廟
致太平於期月之間禮樂以之而興隂陽由之而順
序昔聞其語今見其人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禄大夫平
章軍國重事行御史中丞布呼宻明允篤誠温文廉讓
研精聖道得先儒淵祕之傳藻厲忠規承世皇簡注之
渥荐膺器使徧歴清華殫物洽聞而守以正經德廸應
而不近名屬熙朝更化之初開明堂垂拱而治升居台
鉉俾罄訏謨一澄苛弊之源大洗姦諛之迹事至立斷

言為天下之公知無不為才實王者之佐攬羣材而並
進理萬變而不疑弘沃聖衷誕孚宸告翊先帝履尊之
際輟元臣分陝之行再入秉鈞遽聞辭疾彌綸軍國閔
勞機務之煩提挈憲綱坐見朝廷之肅儋號隆福之偃
馭旋驚梁壞而山摧寧不百年遂亡一鑑備觀規摹之
盛可謂社稷之臣肆予撫軍言還懷茲懿德當宁而嘆
恨不同時圖髙密於雲臺丹青罔旣詠裴度於丘禱柱
石徒衰是用寵以帝傅之崇賜以周公之履庸赴具臣

之勸允為儒者之光緊爾英靈歆茲明命可特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貞

思州田鴻和爾巴哈封二代制　馬祖常

國家外建藩屏以靖遠人責其宣布懷柔之惠能使恩威並流而一方清謐者稽於國典可不賞勞乎具官其父其官其尚膺朝寵勤庸服官戮力小心不聞有過乃教忠於嗣息得襲慶於世家茲朕所不忘者也故命追

褒異數階秩一品有靈在幽尚迪爾後
比屬有司考禮於䘏典矣而婦人之貴常視其夫子焉
況有鵲巢汝墳之懿能行於其閨門衽席之閒者乎具
官某母某氏女儀柔婉來嬪辨族相其宗事珩璜有節
又能篤生令子服於疆埸撫綏之勞湯沐衍封胙以列
國其尚歆承休寵利爾後昆以延饋祀之無已哉
朕以孝治天下凡人臣之親悉命因其班列之次功庸
之等以為寵數之異焉具官祖父某官某昔備官使輯

綏邊祇頗著恵懷有譽南服夫天之施仁於物無間朕敢不法天已哉宥密之司階品為貴啓爾後人保兹終吉

先王制禮婦人之義飲食衣服祭祀而已非有與於外事也然或婦道母德可以表率宗族而成其夫子者顧宜有以顯貴之也具官祖母某氏早躬組紃克遵女戒作配令族柔閑有儀惟時聞孫扞我邊圉膺被爵禄光寵於時而爾可不素封鄉國以廣彤管之訓乎賚書

在門其告泉壤

太史令王恂贈謚制　　王士熙

洪惟世祖致治三代之隆總攬羣英得人一時之盛碩儒既往卹制宜加故嘉議大夫太史令王恂雅德端方醇資淵懿學邃天人之祕運親神聖之逢嘉謀嘉猷有則入告於后先知先覺又將下被於民參儲闈調護之勤聞政府機密之奏望重漢廷之園綺職專堯典之羲和改歷授時日月星辰之順軌崇術造士詩書禮樂以

移風太平立邦家之基正直折姦邪之氣朕承景命爾
不同朝比觀嗣子之陳衆切思賢之感章披雲漢識裕
皇舊學之初誓指山河啓昭代新封於後華躋公衮世
易嘉名於戲元氣所憑不存亡於生死九原可作尚哀
榮於始終罔昧其承以昌厥續可贈推誠守正功臣光
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謚文肅

御史觀音寶贈謚制　李端

見危授命乃臣子之至忠崇德報功實國家之令典表

茲奇節沛以新恩故監察御史觀音寳以才大夫爲真御史早給事於宿衛每供職於諫言殫輸向日之誠益厲飛霜之烈實封奏疏欲竭力以回天密邇姦人竟交讒而蠹國互激雷霆之怒誤罹斧鉞之誅廪雖死以猶生諒無善之不報於戲紫垣垂象正執法於星辰青簡流芳永爭光於日月尚期貞魄服我寵章可贈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漁陽郡公謚貞愍

丞相巴延祖考封謚制　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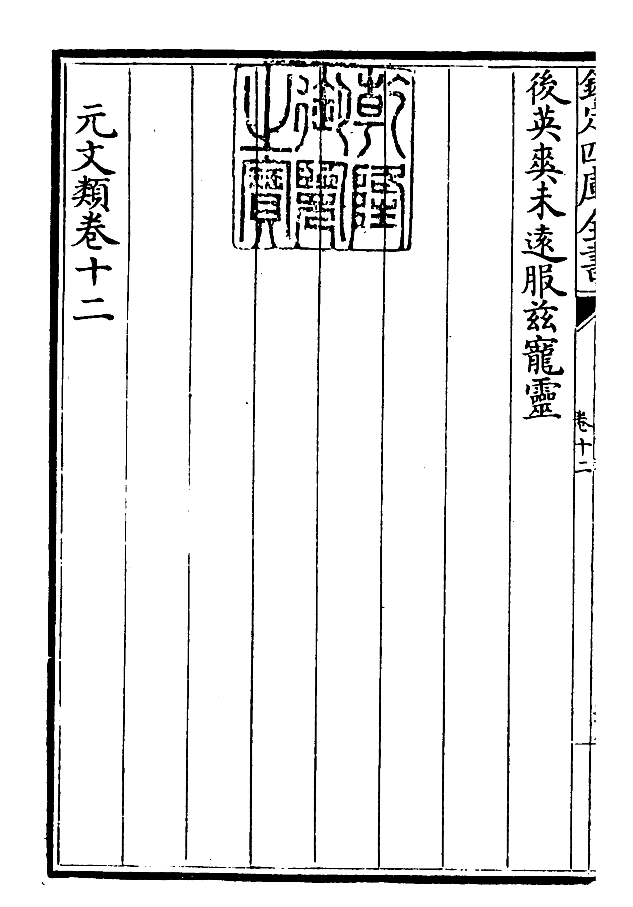
元宰立功懋賛千年之運大廷敷號紹開奕世之封滙
流窮源積善必慶故中書右丞相巴延祖考故千夫長
阿剌沈毅而窮力忠勤而小心從役忽禪奮蛇矛而深
入扈征蜀道裹馬革以長終賢勞宿著於生平陰隲益
隆於身後天開神聖關中土而大同地隅江淮獨東南
之未下逦生孫子一我寰區肆加命數之隆用極褒崇
之典位既登於師傅秩並進於階勲胙土分茅易名節
惠於以舉公朝之憲度於以嚴私室之烝嘗於戲王文

抱孫事業誕敷於閥閲天子建德恩光永賁於幽潛尚其有靈服之無斁可贈推誠佐理翊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王謚武康

御史大夫僧格實喇封謚制　　謝端

列爵之等以馭貴孰加於諸侯王元勲之胄而象賢宜膺於三錫命云胡殄瘁之蚤重予盡傷之懐故榮禄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僧格實喇鍾粹美之資負經綸之略粤若乃祖相我世皇始成混一之功末

受顧託之命襲其善慶惟時聞孫不階父師之訓而忠孝夙成篤於君臣之誼而夷險一節居給舍則伏蒲而抗論司宥密則彊本以折衝河汴交流分廟堂之重寄東南都會長端憲之崇班皆能綏輯士民肅清綱紀甘棠之愛遺澤猶新喬木之家清風未愸夫旣世濟厥美而不天假之年緊淮陽之故圻爾先世之胙土迺啟封而升秩仍節行而易名具之賁書賁於幽壤於戲霖雨舟楫之用雖不究於當時河山帶礪之盟尚益昌於爾



後英爽未遠服兹寵靈

元文類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十三四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劉文𤦹

元文類卷十三

元　蘇天爵　編

奏議

時務五事　至元三年

許衡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丁寧懇

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謂為恭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者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寛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少補云

立國規摹一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

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
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
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
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
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
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
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我公小民
雜屬而未一有以梗我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

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難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内主甚堅外行甚易日長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蚤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

遼金歷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

後魏拓跋氏改姓元氏都雲中遷雒十六帝一百七十一年

遼耶律改劉氏都臨潢徙無常處九帝二百一十八年

金完顔氏都上京遷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

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

前秦苻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

南涼秃髮烏孤據廣固三主十八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四主四十七年

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十二十五年

國家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

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温温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水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茍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愴惶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孰為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

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謀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唯當齊一吾民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稍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二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又譬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

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槩而不敢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能致氣味之美莫不睹日月也獨術者為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有馬不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為耶古人謂為山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

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不能遽起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寛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內專吏部考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

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俸給之數敘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凡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

為君難三 踐言 防欺 任賢 去邪 得民心 順天道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葢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為臣不易臣已告之安圖至

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款陳於後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温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

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也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

無補況因之為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
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
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
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
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
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為人
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
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

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防欺

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

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
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
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而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
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葢難矣
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
受財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
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
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

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恃權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寛囙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旣耶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賛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

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或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擿發細隠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逕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

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汎如厮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待之以貌接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趍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閒

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禄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言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

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

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人於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逕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誘近習勢在宮闈則誚宮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諂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

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説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才畋於洛萬姓遽仇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景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

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望生焉禹啟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為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寛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為寛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誥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

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邪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為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以為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内殷富黎庶樂業移告訐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歟偉哉未見其比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

過萬文帝承諸吕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専以養民為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税也慮民用之或乏之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

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
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
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
矣乖戾之幾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
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難之目也舉
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
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

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

農桑學校四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臣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賛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賛堯舜之實也是義也

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溫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竭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泛焉莫以為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葢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

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葢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于生財也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為欺也不欺則無事于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學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不能也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為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之人歸之南畆歲課種樹懇諭而督行之十

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也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曰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是二者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惟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

愼微五 定民志 崇退讓 愼喜怒 守信

定民志

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為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其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

崇退讓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

愼喜怒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

也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變也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為地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獨以喜之怒之為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為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失於不守大體易於喜怒也

守信

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何苦使人不信

班師議　　郝經

易文言傳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葢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

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於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為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蠖屈漢中知退

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為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為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為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較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傋師徒卒全龍德為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憑威恃力以逞

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大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共惟大王殿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發强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陁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於真

定於曹濮於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亟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先皇帝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為有命不敢自逸至於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使遍告諸師各以次還修好於宋歸定大事不可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於江濵遣使諭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

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虚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為金烏珠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日月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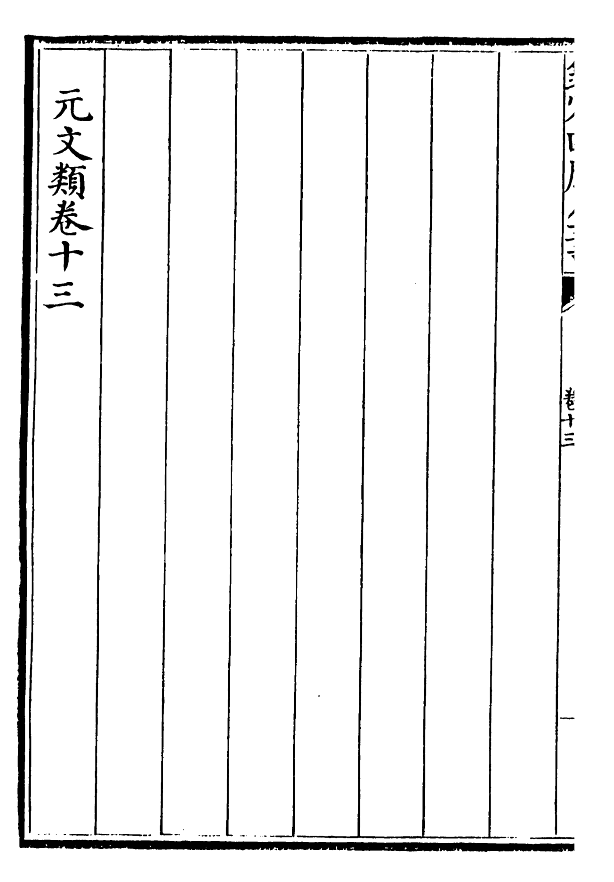
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𤤽鬬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龍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比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過截於江黄津渡邀遮於大城闗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濼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𣵀號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倭破壁空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

荆襄順流而下精兵徤櫓突過滸黄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毁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逕趨臨安曰其人民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

一士人賈制置汝千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並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於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爾然今日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内空虚塔察爾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脇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絶實喇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額埒布格已行赦令令

托里齊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
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
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
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
西南隅至東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軍排槎弗樓綿
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爾復何俟乎願陛下
以祖宗為念以社稷為念以天下生靈為念奮發乾剛
不為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

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
歳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馹直造都則從天而下
彼之姦謀僭志氷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皇帝靈舁收
皇帝璽遣使名實喇頟埒布格摩該及諸王駙馬會喪
和琳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
安輯名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寳有歸而社稷安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為進以亡為存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十一月二日臣經昧死上進



元文類卷十三